四庫全書

史部

盡言集卷八

宋　劉安世　撰

論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

右臣伏聞朝廷以王子韶爲太常少卿採之僉言咸謂未允輒據公議上達天聰按子韶姿性憸佞行已無恥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誚目子韶爲衙内鑽葢以其造請公卿之門不憚寒暑交結權要子弟巧於自媒如

刀錐之銛銳也及吕公著爲御史中丞遂薦子韶以備臺官陰持兩端見利忘義是時王安石用事方行青苗之法子韶每進對之際則迎合上意未嘗有一語敢指政事之失及對公著則復肆誕謾以謂屢嘗奏疏言新法之非便蓋欲上下欺罔兩獲其利先皇帝聖鑒明哲洞照姦心子韶詐窮情得遂被黜責其後復除荆湖南路轉運判官爲言者疏其前後過犯及不葬父母之事因而報罷元祐初擢領劇曹又爲御史論其亡狀尋令

外補今少常之任素號清選前日之居此官者或遂遷侍郎或就拜給諫大用之漸多假此塗豈容匪人輒爾冒處伏望陛下慎重名器斥逺佞邪收還子韶誤恩別擇賢者庶無虛授輿議厭服

第二

右臣嘗論奏王子韶除太常少卿不當今已累日未奉旨揮臣聞子韶熈寧中嘗按錢塘祖無擇事承望王安石風指巧為排陷縉紳之間至今不以為直及任御史

苟務容悅上諛人主下欺官長先皇帝察其頗僻黜爲上元知縣清議不齒于玆有年中間雖移湖南運判及遷吏部郎中尚爲言者所劾皆即報罷今少常之任資望愈重一歷此地遂陞要津豈容匪人可冒優選議者謂子韶頗有文學不忝新命此亦姑息之論非公言也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待天下之才如子韶者反覆姦邪見於已試人物汙下衆所鄙薄既不能納忠於先朝豈復能盡節於陛下雖區區之記問或有可稱而大義已

虧餘何足道今若不究本末妄置清途臣恐倖門遂開小人道長甚非朝廷之福惟陛下重惜名器爲官擇人檢會臣前奏事理特降旨揮收還子韶之命別授賢者以慰輿議

第三

右臣近已兩具狀論奏王子韶除太常少卿不當至今未奉旨揮按子韶人品冗末性復憸邪熙寧中爲御史之日見利忘義反覆迎合其後呂 公著陳襄貿於上前

矯詐悉露先帝疾其誕謾乃詔之曰外要黨正之名内懐朋姦之實遂奪言職遠貶江左止此一節已見棄於清議而況交結權勢子弟不恥自媒挾持私怨起祖無擇之大獄諂事吕嘉問復得提舉折納差遣操行卑汚實鮮倫比昨除湖南運判及遷吏部郎中當時御史猶以為非處子韶之宜劾奏而罷豈兹少常之任反可輕授除目傳播甚駭物聽臺諫論列方俟進止子韶畧無忌憚遽已視事其處心積慮不過以謂朝廷若用言者之

論則已嘗就職縱使罷去恩例尚優機巧徼幸一至於此方陛下勵精求治辨别邪正之際尤不可使此輩輒汙清途伏望聖慈特垂省察收還子韶之命以為姦人之戒不勝幸甚

第四

右臣近以三具狀論奏王子韶除太常少卿不當至今未覩施行近者風聞三省奏事之際嘗蒙宣諭以辨别君子小人為戒輔弼大臣既被聖訓謂宜夙夜交儆慎

簡厥僚而謬引姦慝塵汙清選考之衆論皆謂執政之間與子韶之舊者憐其獨未顯達是以力為主張臣竊謂大臣不遺故舊之心則善矣至於屈天下之公議而伸一己之私恩則非所以為朝廷之計也昨者王汾除諫議大夫御史止言其恢諧口吃之類一二小事猶且報罷豈若子韶姦邪反覆見於已試柔屈不恥老而益甚遽躋華貫實辱簪紳況汾以小過而棄損子韶負大罪而拔擢用捨之道顯非至公伏望聖慈檢會臣三奏

事理追還子韶誤恩別改閒慢差遣庶無虛授以報羣下

第五

右臣近四具狀論列王子韶差除不當比聞已有旨揮別與差遣今早伏覩除目授衛尉卿反復思之不得其說須至辨析上煩天聽臣累奏子韶罪狀皆天下之所共知未嘗有一語輒涉疑似朝廷使之追改則是不以臣言為妄前日太常之命既非所宜今七寺正卿又在

太常少卿之上豈可因人彈劾更得超遷予奪重輕悉皆倒置是非好惡衆且何觀開羣小僥倖之門啓大奸窺伺之隙政事如此臣竊憂之伏望陛下總覽權綱慎重名器懲子韶之朋附亟令外補或謂即今苦無顯過則乞依舊以衛尉少卿處之惟斷自宸衷無惑衆口庶幾公道不至淪廢

第六

右臣近嘗再論王子韶本因人言遂罷少卿之任却除

衛尉正卿理有未允乞行追寢以厭公議今既累日不蒙旨揮臣聞議王子韶者以謂官制後來太常少卿最爲清選今若不容子韶冒處而七寺卿列乃是㣲官捨彼予此别無僥倖臣請有以折之勘會太常少卿之美遷者或爲侍郎或爲給諌前日之李常趙瞻梁燾鮮于侁趙君錫是也七寺卿則不然崔台符楊汲自大理孔宗翰由鴻臚韓宗道自太府不作給諌便拜侍郎安得謂之㣲官而少貶於太常也况太常少卿係從五品諸寺

正卿乃從四品子韶自到衛尉方及一年才擢少卿又正卿列平日不掛貶議之人尚有驟遷之避以子韶之罪惡顯著而力排公議必欲超擢朝廷政事豈宜如此臣自忝諫列進言多矣然未嘗以決不可行之事要君近名惟是公道陵夷小人浸盛是以不避煩瀆天聽須至再三論辨況陛下厲精求治長育人才去一老姦無損於國惟祈睿斷早賜施行

第七自此後論路昌衡

右臣伏見朝廷以路昌衡爲直秘閣權知廣州竊惟南海之地控制蠻獠風俗輕悍易動難安祖宗以來擇帥尤重必有綏懷之德濟以肅服之威使之統臨乃能鎮靜臣按昌衡人品鄙下資性殘刻昔爲安陽知縣以陰事將發而尋醫昨任陜西監司以舊怨劾吏而無實治余行之獄則著酷烈之名居親母之喪則有非僻之行清議不齒爲日已久方陛下嗣膺大寶驅逐羣邪昌衡與蹇周輔輩均號酷吏在所廢斥而素爲蔡確鷹犬极

力主張屢竊要官衆謂幸免今嶺表之寄事任非輕豈
兹小人可稱簡拔臣聞見昌衡罪惡事狀甚多姑欲追
止誤恩未敢悉塵天聽伏望陛下深詔輔弼别議掄材
非惟交廣之人免被害政又俾曲濫之吏少沮凶威仰
冀睿明特賜採納不勝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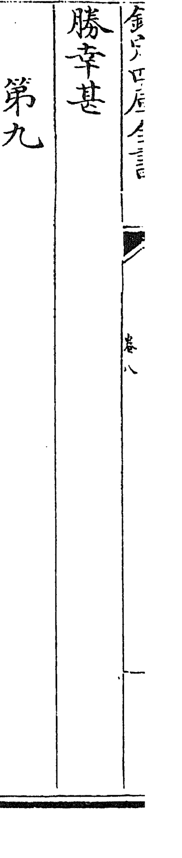
第八

右臣近嘗論列路昌衡除知廣州不當初聞尚書省勾
收告命縉紳莫不欣悦今日乃知却有旨揮令進奏院

依例發下三數日內予奪反覆中外疑惑實損國體臣按昌衡天資削刻狡獪誕謾昔熙寧中知相州安陽縣不修士檢醜聲流聞本路監司將行按發昌衡遽乞尋醫因得幸免然而內疑指使劉龜年暴揚其事後來陝西用兵龜年適在秦州夕陽鎮為監押昌衡乃指名抽差部押糧草欲緣軍興中以危法而泄其私怨是時龜年懼此因依訴於趙濟遂留而不遣其事喧騰無不知者臣又聞昌衡執親之喪寓居南京曾無哀戚之容反

爲非僻之行有武人劉振孫者候其微服出入倡家遂痛毆之爲人所救僅得逃逸及昌衡爲陜西轉運副使振孫又知寧州挾其舊怨勇於報復乃用匿名之書移振孫爲原州都監且匿名文字於法不當受理而昌衡違法受之振孫事狀甚輕會無免所居官之罪借令當移亦無降等之理昌衡任情刺舉不畏公議一路澄清之寄將何賴焉臣又聞昌衡治余行之獄輒廢録問違經亂法天下以爲酷吏然而行之舊游王珪之門昌衡

既於案牘之間隱落其事又密告於王以市私恩仍與
蔡確陰相交結故珪確用事之日寖盜華要陛下即政
之初澄汰姦慝昌衡以死黨在朝獨免廢放歲月未幾
頻易劇任當時士論固已工譏廊廟下責臺諫今海南
之地控制百蠻推擇帥才尤宜慎重以昌衡之罪惡如
彼而朝廷委付若此臣恐豺狼之性毒烈貪暴必不能
為陛下布宣惠澤鎮安遠民異日生事悔將無及伏望
聖慈速降睿旨收還昌衡誤恩別擇良守以式南國豈



勝幸甚

第九

右臣近兩曾具狀論列路昌衡除知廣州不當今日雖聞已有旨揮易守潭州而貼職誤恩尚未追改考之公議咸謂未安須至開陳上瀆聽覽臣前章所奏昌衡罪惡固已詳悉而情理之尤不堪者莫甚於執親之喪而為非僻之行昔陳壽居父憂之中使婢和藥當時士論尚且鄙棄豈若昌衡不念顧復之德肆行姦穢之事臣

聞父子之道天性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今昌衡違犯名教絶滅人理於所厚者其薄如此陛下亦安用之況所貼職名本爲南海重寄欲寵其行前命既罷即合追寢兼長沙守臣從來亦無盡帶館職之例使昌衡捨烟瘴之遠得湘潭之便又貼直閣坐制一方天下姦慝何所懲沮惟陛下留神省察速降睿旨追還昌衡新命別與閑慢差遣庶幾善惡明辨少厲薄俗

第十

右臣近累具論奏路昌衡前後罪狀不堪擢用及已罷廣州當追貼職至今未奉右揮臣之所言得於公議章累十數遷延五月是非可否終無定論内外疑惑實害政體况潭州守臣自來亦無必帶館職之例豈可因緣差誤輕授小人伏望聖慈審察事理明詔執政早令追改使朝廷判別邪正之道信於天下如昌衡輩誠何足惜惟陛下斷之不疑豈勝幸甚

第十一 并論子韶昌衡

右臣近已累奏論列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至今未蒙施行議者謂子韶記問該博昌衡吏事强敏其才可用不欲終廢臣竊惑焉朝廷取人固必有道若大節已善或有小疵才難求全理當掄擢傳所謂不以一眚掩大德者是也其或素行邪僻大義已虧雖有小才固無足取此少正卯之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所以不能逃孔子之誅也按子韶上罔先帝下欺長貳爲臣不忠清議所棄昌衡執親之喪曾無哀戚肆

行邪穢絶滅天性為子不孝典法所誅豈謂斯人反蒙
褒進再三惟慮不得其説臣竊謂朝廷差除固有當否
言者議論不無是非既不以子韶為太常少卿又追還
昌衡廣州之命則前日所差為不當臣之言為是矣繼
而罷少常者更遷衛尉正卿免南海者依舊貼職以為
潭帥則臣之議論孰是孰非朝廷差除孰當孰否數日
之間反覆如此傳播天下豈不疑惑昔魏太祖有言曰
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今

昌衡子韶可進之善少可去之惡大黜之有厲於薄俗用之無補於聖時何爲遂非憚於追改臣聞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臣雖愚陋敢忘素守惟陛下無恤反汗之嫌自遺養虎之患檢會臣累奏事理早賜指揮

第十二

臣近以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前後共十一次論列未蒙施行議者謂君命已行難於反汗臣竊以謂不然

國家良法善政天下以為便者大臣當為陛下協守之不可變也至於進退人物間有差失但不吝於改過猶無害於得人今朝廷政事之可守者往往不能固執初議屢有變更以惑亂天下之視聽至於引用姦惡以致人言則反遂非自用不恤公議而徒以不欲反汗為說臣所未諭議者又謂言者好求人之過而執政惟用人之才臣亦以為不然古今用人誠難求備要當録其大而畧其細則無棄人矣今子韶之為臣不忠昌衡之為

子不孝清議之所共疾典法之所不赦雖區區之所記問吏事有足稱者然而可取之善小可棄之惡大用之有害於名教黜之無損於聖朝而大臣謂之用才亦已過矣臣聞近日除吏之際每患言者彈駁以謂數有追改則恐差除不行臣竊謂朝廷不知其不可而使之則罪在耳目之官苟知其惡而不去則咎將誰執與其用人之後惡臺諫之多言曷若未用之前少加審慎而使人無可言者乎臣非敢以所論未行忿而求勝直欲以

天下之公議上達聖聰庶幾退斥姦邪獎進良善為國家開衆正之路立太平之基而已惟陛下察臣之志力主公道罷子韶昌衡之命以為天下臣子之戒

第十三

右臣近以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前後共十二次論列未蒙施行臣條奏二人罪狀固已詳悉皆中外之所共知非敢以疑似難明之事而妄加之也朝廷取其小才而遺其大惡苟無私意何以至此臣所以反覆論奏

不能自屈者特以聖明在上與天下之公論爲可恃爾伏望陛下力主正道更加詳察以臣所言子韶昌衡事狀下御史臺體量如皆有實非臣厚誣即乞特降睿㫖疏其罪惡而顯黜之以戒天下之爲臣不忠爲子不孝者若有一事稍涉虛妄臣亦不敢苟避罔上之戮惟祈聖鑒早決是非使枉直不至於兩存姦慝不容於幸進愚臣願望實在於此

第十四

右臣昨以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前後共十三次論列近日雖蒙朝廷以子韶出守滄州而昌衡之命猶未追改臣既任言責實畏公議累煩天聽蓋非獲已竊謂二廣之地控制百蠻祖宗以來選委尤重然而嶺南瘴毒人所憚行故凡命帥恩例特厚或貼以職或進其官悉有舊章可以推考今昌衡為子不孝為吏酷虐附會王珪蔡確屢興大獄違經亂法天下怨疾得免廢棄已為厚幸比叨擢用尋致人言既罷五羊之行猶冒直閣

之寵捨烟瘴之遠得湘潭之便使昌衡自爲之計不過如此況因彈劾而所授反優於前日輕重倒置何所懲勸臣聞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館職帥權世謂高選若容邪黨輙爾濫處臣恐朋邪羣小以茍得相矜而正人端士以同受爲恥陛下厲世磨鈍之具遂爲虛名此尤不可以不慎也伏望聖慈檢會臣累奏事理追寢昌衡過嶺貼職處之散地非惟使不孝酷虐之類無以覬幸誤恩亦足示朝廷之好惡風化天下

奏乞罷畿内保甲

右臣竊惟祖宗深鑒五代外重之弊聚天下之兵寓之畿邑制馭四海如臂使指可謂盡善矣然而河北河東陝西之地密接戎狄居常宿師以為戰守之備尚恐兵威未振不足以壯中國之勢乃籍民丁謂之義勇雖未嘗使冒鋒鏑蓋資其虛聲以奪敵人之心爾熈寧中先皇帝欲廣其法於天下始命排之為保甲以習武事陛下踐祚之初既罷長上教閲止令農隙之月倣祖宗義

勇之制專委州縣以次集教平居無事之日俾民服力南畝而又順時講武以張軍聲深得禦外治内之策然臣有所未諭者竊謂自古王畿之民異於郡國所任之事常務輕簡盖休養其力以重根本也今府界正兵既多固非三路之比而千里之内亦置保甲勞民示弱理有未安雖連歳災傷依例免教而此名尚在終累人心使比屋之間不得坦然為自安之計亦何益也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應畿縣保甲悉令廢罷所貴民力舒緩人

情安泰遠近輕重不失國體

論黄廉除起居郎不當事

臣竊惟左右之史紀人主之言動職清地要它官莫比國朝以來付畀尤重搢紳之士一歴兹選必贊書命遂直禁林非器識端方上下所信才學優贍中外所推者不虛授也臣伏見起居郎黄廉立朝無正直之名涖官有附會之實容悦側媚善於進取從來清議未嘗與之忽蒙掄擢甚鬱衆望命下之日適會臣辭免誤恩家居

待報既未領事不敢奏章遂容斯人乘間叨據方陛下辨别邪正長育人材之際如廉亡狀實玷清選深慮朝廷業已除授無名罷免伏望聖慈面諭執政假一修撰之職處以使者之任姑俾宣力於外以杜姦邪幸進之漸惟冀特留聖慮早賜旨揮取進止

論陜西鹽鈔鐵錢之弊

臣伏見陜西鹽鈔鐵錢之弊莫甚今日向者鹽鈔沿邊及近裏州軍轉賣至京隨處價直增損不過三五百文

是致鹽貨通行商賈獲利今則關陝每鈔一席價錢僅及十千纔至西京所賣不及六貫或就解池請鹽一席脚乘之費通約一十二千搬至西京止賣七貫已上鹽鈔與搬鹽所折皆十分之四五此鹽鈔之弊也舊制大鐵錢之法每一文當小銅錢二文今則用鐵錢一貫五六百文換易銅錢一貫往往乘時尚或增長此鐵錢之弊也二者弊源皆在官司自來贏餘以補支計不詳法度與民爭利且鈔法本欲沿邊名人入中錢物給鈔支

鹽以實邊備隨處或賤或貴客人趂時往來販易公私兩獲其利今則官司自契勘價賤州軍收買却於價高處出賣是以商賈不行有無不通陜右素無出產道路附帶錢物之人惟用鹽鈔故不免競添高價收買此鹽鈔與民爭利也鐵錢銅錢舊日相兼一等行用更無輕重之别止自近歲以來陜西官司計較鼓鑄鐵錢獲利稍厚諸處錢監罷鑄銅錢是以民間稍稍難得或須用銅錢出入即以鐵錢加息一分換易近日官司又令應

係支給請俸及買賣等只支一色鐵錢依民間分數加息出換公私相競漸次添價始自一分今至六七分矣此銅錢與民爭利也陝西鹽鈔鐵錢之法素號經久之利而今日之弊至於如此况陝右京西二路疆境相接每於界首計其米麥金帛之價僅爭一倍皆以此也久而不革為害浸深權時之宜在所損益為今之計惟使陝西官司罷買鹽鈔止令民間販易其觧州鹽池支給鹽貨並用熙寧以前舊法仍將諸司見在樁管銅錢盡

數兌撥與轉運司自今後應係支用並依舊日衮同鐵錢中半支給其官中加息換易銅錢亦行禁止諸州錢監舊鑄銅錢去處亦令興復如此則鹽鈔與鐵錢之法必行商旅復通公私共利亦理財裕民之道也伏望聖慈詳酌特賜旨揮施行取進止

盡言集卷八

盡言集卷九

宋　劉安世　撰

論蔡確作詩譏訕事

右臣伏見知漢陽軍朝散郎吴處厚繳進蔡確知安州日所製車蓋亭詩十篇多涉譏訕而二篇尤甚非所宜言犯大不敬者臣按確德性陰險立朝姦邪象恭滔天有共工之惡言辯行僞挾少卯之才遭遇幸會致位宰

席不能正身率下宣明教化而縱其弟碩交結羣小公納賄賂盜用官物不知紀極閨門之内奉養豪侈飲食聲色衣服器玩肆爲奢僭制踰王公是時碩爲軍器少監俸入有限而用度如此確實同居豈不知其所來乎朝廷既不窮治又貸其弟之死止以失教爲名黜守安陸天下公議謂罰不能當其罪固宜痛自懲艾圖報大恩而乃不自循省輒懷怨望借唐爲喻謗訕君親至於滄海揚波之語其所包藏尤爲悖逆蓋確自謂齒髮方

盛足以有爲意在他日時事變易儌幸復用攄泄禍心跋扈懷梁冀之姦睥睨蓄魏其之志此而可捨國法廢矣伏望陛下察其情理斷以至公出處厚之奏付之有司特行按治明示其罪以謝天下

第二

右臣近以知漢陽軍吳處厚繳進蔡確知安州日所製車蓋亭詩怨謗君親情理切害遂具論列乞正其罪未覩告揮施行臣聞確之朋黨大半在朝造播巧言多方

救解且謂處厚事非干已輒爾劾奏近於刻薄此風浸長恐開告訐之路臣竊以為過矣西漢鄙寄天下謂之賣友然而摧吕禄以安社稷前史謂誼存君親不以為貶確之罪惡固以貫盈不自省循肆為訕斥人神之所共怒覆載之所不容處厚外官雖無言責見確悖逆不道發於忠憤名則出位情實愛君取捨重輕未為無理惟陛下勿恤浮議早正典刑使大姦無幸免之門朝廷無異日之患天下幸甚

第三此一章與梁燾吳安詩同言

右臣等早來臣燾臣安詩延和殿進對具陳蔡確怨謗君親情理切害因曾上稟言路更有何人論列伏蒙宣諭惟卿等及劉安世外它人别無章疏臣等竊伏思念國家設御史本欲肅正綱紀糾察百僚雖小犯朝廷之儀猶俾彈治今來蔡確悖逆不道指斥乘輿而御史臺職在按舉曾無一言挾邪不忠黨惡無憚未見如此之甚者臣等前章固嘗以確之朋黨大半在朝慮其造播

巧言多方營救不謂御史當可言之地並不糾劾又慮姦黨變亂公議别有奏陳恐開告訐之路臣等竊謂古人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豈有目覩姦豪陵蔑朝廷謗訕君上乃欲置而不問茍非今日確之事發則其黨與未易彰敗臣等尚慮御史臺知臣已有論奏備禮一言以塞外議若果如此則其包藏姦狀益更明白伏望陛下留臣等此奏俟蔡確事畢明正其罪特行竄逐庶使邪正有辨不敗國事

第四

右臣近以蔡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尋具論奏乞正其罪雖已聞降旨揮下安州取索元本及令確開具因依至今未見回報臣聞上自執政下至堂吏確之黨與殆居其半百端營救齊奮死力若使邪說得行揺動正論則朝廷之事極有可憂此臣所以夙夜寒心而過為陛下之計臣竊觀二聖臨御以來日新聖政蔡確之徒不得逞其姦志陰懐怨望窺伺頗急然而深情厚貌未嘗

形見今乃無故作爲此詩臣恐祖宗神靈天地眷祐疾惡貫盈而以此機授陛下也臣伏見李常盛陶居風憲之地目覩蔡確無禮於君親而依違觀望曾不糾劾及朝廷已有行遣方始備禮一言而又是非交錯皆無定論翟思已下仍更不見章疏御史如此綱紀何賴焉彭汝礪在侍從論思之列不以疾惡爲心反用開告訐之路爲解其餘進説之人臣雖不能知其名氏然其所主之論計與汝礪不甚異也臣竊謂李常等居可言之地

而不言雖言而陰持兩端彭汝礪等不任言責輒敢進

疏宜有高遠之慮出於世俗之表而義存君親者反責

其告訐悖逆不道者欲置而不問夫告訐之不可長則

是矣至於睥睨兩宮包藏禍心者乃爲可長乎朋邪罔

上孰甚於此若非確之事發則羣小比周無由彰敗惟

望聖心先定勿疑流言誅鋤奸慝決行威斷庶幾朝綱

振舉邪正明辨天下幸甚

第五

右臣近已四具狀論列蔡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乞付有司按治其罪陛下聖德寛厚禮貌大臣不欲輕信人言遽行竄殛遂降睿旨令確開具因依及下安州取索元本近日竊聞確及安州皆有回奏訕上之迹盡如臣章雖文過飾非妄意幸免而情狀明著可以無疑臣聞確昨移南陽既離安陸復遣親吏取去詩碑洗滌刮劘靡有存者使確詩意别無詆斥雖刻之金石固可自信惟其内懷觖望志在謗訕有慊於心懼復流播故令毁

撤欲以滅口推此言之則確之罪惡何可掩也伏望陛下特狥公議毋恤浮言明正典刑以謝天下其御史臺官吏並不糾劾及伺候朝廷已行遣後雖有言者亦持兩端并自餘臣僚進說營救皆確朋黨不顧君親苟尚兼容必為後患伏乞聲言其罪重行貶黜庶分邪正以肅中外

第六 此一章與梁燾同言

臣等近以蔡確怨望作詩無人臣敬順之禮累曾奏論

乞正典刑朝廷指揮下確開具仍令安州知州取索確詩元本竊聞安州取索與確開具皆已奏到確之開具本無所用徒為遷延行遣令確知其事因從容造說交通求救詞皆虛妄必不可信今安州根究得確詩元書在粉板後來削去墨跡其板見在書之真狀已著削去其罪轉明更使確巧詐辨給此亦不能文也詩板是明白已驗之跡便可為據開具乃委曲茍免之詞不足為憑罪在不赦合置誅竄恭以太皇太后以先帝遺詔用

故事請權同聽政當日確備位次相親見本末豈不知
此事不是太皇太后本意蓋爲皇帝年在冲妙以保護
聖躬爲切事不得已乃從權宜竊以前日遭值先帝大
變之際設或不依本朝典禮上尊兩宮則宗社大計將
如何哉觀確之意以爲不然蓋竊幸皇帝富於春秋欲
以大臣專權自作威福包藏禍心深不可測此不可不
誅也大臣之義當歸美報上喜以福禄壽考稱誦其君
確不能庶幾於此乃引娼海變田之事肆爲怨謗密懷

大惡之志發為不祥之語此不可不誅也賞刑者人主之權也祖宗所以行威福而公天下服人心傳之子孫為萬世法也兩宮亦不得而私之矣如確之罪天下所共怒天下所共棄與天下共怒共棄之者在皇帝陛下與大臣也陛下崇養聖德未專明斷所與議者在大臣如必欲寛確則天下疑而不服傷陛下之聖孝矣大臣者敢為開陳末減則是朋姦蒼交面謾不忠視確之罪無所重輕必不見容於天下矣臣等願盡行公議無屈

祖宗之法以失威柄威柄一失則姦邪强驁無所忌憚後時有不可制之悔於此不得不慎以防微杜漸也伏望聖慈以其事下有司議正其罪為今日戒為後世訓取進止

第七此一章與梁燾同言

准名例律十惡六曰大不恭注謂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准職制律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斬准名例律議請減贖章犯十惡者不用此律一宰相丁謂貶崖州司戶

參軍一前樞密副使孫沔貶節度副使宿州安置一前
參知政事吕惠卿貶節度副使建州安置
右臣等早來延和殿伏蒙宣諭令具行遣比附條例密
奏臣等略具合用律法及責降大臣故事備録如右臣
等竊謂三人之間丁謂之責最重然其所犯亦非蔡確
之比伏乞聖明更賜參酌
第八
右臣昨日延和殿進對嘗論彭汝礪營救蔡確事伏蒙

宣諭以謂卿等錯會汝礪所言與卿等一般者臣雖已具汝礪朋附之實面奏其畧尚恐陛下未知羣邪交結之詳緣此事正繫是非邪正之機不可不察須至辨析上煩聖聽臣伏見彭汝礪與曾肇同爲中書舍人公然結黨范純仁既是本省官長日得相見朝廷密命無不關預而又汝礪親弟娶李常之姨女廟堂之論悉使傳播故御史臺表裏通同殊無公道窺伺執政之意旋立議論純仁所欲雖違法害義無敢糾駁稍異已者則必

承望風指連章繩治皆有實迹未敢盡舉姑以蔡確之一事試為陛下陳之向者吳處厚繳進確詩其徒大懼巧言救解情態萬狀純仁備位宰相見確無禮於君親不以疾惡為心乃諭汝礪及曾肇以為告訐之風漸不可長汝礪等既聞其語即時傳報李常是以御史臺依違觀望不復按劾及見朝廷已有行遣方始備禮一言而汝礪輒奮强狠妄進邪說雖其大槩不敢主確然而深意全罪處厚臣竊謂以確詩為可罪邪則自有臺諫

官論列若以確詩為不足治邪則臣等豈敢違犯公議
輒形誣奏進退之間皆不預中書舍人之事今汝礪出
位進疏惟以長告訐為説至於睥睨兩宫悖逆不道則
欲置而不問是汝礪貪與蔡確為地而不顧君親之大
倫僭亂之基漸此乃朋姦罔上狥私立黨而陛下謂之
與臣言一般竊恐聖心未之察也臣聞汝礪與曾肇同
受純仁之指而肇陰險姦賊不肯自發故使汝礪先次
進言繼聞臣等極力攻擊陛下已賜聽納遂不復言然

而交構之迹搢紳無不知者獨其黨人爲之諱耳願陛下以臣之論詳覽汝礪之疏則姦人之情狀必不能逃於聖明之鑒臣伺候斷遣蔡確了日當節次具狀劾奏姦黨乞行竄逐惟陛下乘不可失之機特行英斷使邪正分别朝廷清明臣雖殞首亦無所恨

第九 此章與梁燾吳安詩同言

右臣等竊聞蔡確已有責命舍人彭汝礪封還詞頭不肯草制者臣等竊謂確之罪惡本天下之所共疾不容

更有異議汝礪居侍從論思之列不以君親爲念沮格
詔旨奮力營救臣等前日進對之際固已言其朋黨之
狀觀今日之舉可驗有實伏望陛下誅其姦意重行貶
黜庶分邪正以肅中外

貼黄

臣等伏見治平中命王疇爲樞密副使是時錢公輔當
制繳還詞頭朝廷以爲不當遂責授滁州團練副使今
來蔡確責命與王疇事理不同汝礪挾姦不肯草詞伏

望詳酌重賜施行仍乞速降旨揮免致惑亂衆聽

第十

右臣竊聞朝廷以蔡確為光禄卿分司南京者臣按確嘗位宰相輔政亡狀弟碩贓汚罪惡貫盈確本同居衆謂預聞其事陛下既不窮治又貸碩死仍免決配惟令編管確以失教為名止從薄責朝廷之恩亦已極矣而確不知圖報猶懐怨望作為詩什輒敢謗訕罪狀顯著法所不赦陛下以天地父母之德不忍加誅俾全要領

已出再生之賜謂宜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而尚玷卿列仍居善地中外之論皆謂失刑臣嘗以賞罰者人君之大柄祖宗所以公天下而立之聖子神孫亦必以至公守之不可失也伏惟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聖躬恩德隆厚而確悖逆不道妄有詆斥人神之所共怒覆載之所不容今來責命太輕未厭輿議非惟失祖宗立法之意亦恐傷陛下孝治之風伏望聖明更加詳慮早行竄殛以慰人望

第十一

右臣近以蔡確責命太輕嘗具論列今已累日未奉旨揮臣伏見確之朋黨大半在朝大臣之間亦有陰懐向背假託義理巧進邪說協力營救者雖聖心先定必不為流言之所惑而後命淹留未快公議再煩天聽仰冀採納臣聞自古亂臣賊子之為害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良由上下怠忽辨之不早日復一日養成禍胎是以先王禮制雖齒路馬與蹙其芻者莫不有誅非芻為可貴

而馬不可葢蓋君臣上下之分所當致嚴而將折天下姦雄桀驁之氣於未然之前也今確無禮於君親非可宥之過雖悖逆不道自取罪戾亦朝廷威令不行政尚姑息容養確輩使至於此而輔弼大臣猶為救解欲望朝廷尊嚴朋邪斂迹何可得也願陛下深察姦黨慎無輕聽早行四凶之竄以慰天下之望

第十二

右臣今月二十四日延和殿進對嘗論蔡確朋黨事雖

粗陳大槩而臣内有誠懇未能盡達天聽事體至重不可不憂惟陛下無憚煩而詳覽焉臣聞蔡確章惇黄履邢恕四人者在元豐之末相與交結號為死黨惇確執政倡於内履為中丞與其僚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公然朋比傍若無人以至先帝厭代聖上嗣統四人者以謂有定策之功眩惑中外無敢與辨及司馬光被用姦人懼其為已之害乃使惇於上前極口詆毁陛下以惇無人臣之禮逐之於外

確又以弟碩贓汚事發亦罷宰相履恕坐事相繼外補既而惇在蘇州肆為不法强以賤價奪民之產確在安州不自循省作為詩什謗訕君親臣竊謂惇確所以桀驁狠愎無所畏憚者盖四人從來更相稱譽自謂社稷之臣心有所恃故敢如此若不早為辨正以解天下之惑臣恐異日必為朝廷之患臣迹雖踈遠不知先帝傳位之詳然搢紳士大夫間亦嘗講聞其畧今試條析為陛下言之臣聞元豐七年秋宴之日令上皇帝出見羣

臣都下諠傳以為盛事明年三月神考晏駕衆謂前日之出已示與子之意其事一也自先帝違豫岐嘉二王日詣寢殿候問起居及疾勢稍增太皇太后即時面諭並令還宮非遇宣名不得輒入有以見聖心無私保祐慎重其事二也建儲之際大臣未嘗啓沃而太皇太后內出皇帝為神考祈福手書佛經宣示執政稱美仁孝發於天性遂令草詔誕告外庭蓋事已先定不假外助其事三也陛下聽政之初首建親賢之宅才告畢功二

王即日遷就外第天下之人莫不服陛下之聖明深得
遠嫌之理其事四也臣之所聞大畧如此實太皇太后
聖慮深遠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
之功以爲己力臣雖愚陋心常疾之近司馬康赴闕邢
恕邀至河陽燕語之次稱賛確等不已探其微意數啓
押闔葢欲康來京師傳達在位陰與確等謀爲復用之
計朋黨害政一至於此臣竊謂惇確用事十年小人黨
與内外結固造作姦言欺惑愚衆臣恐歲月浸久邪說

得行離間兩宫有傷慈孝則確輩萬死何補於事伏望
陛下起福於無形防患於未兆明詔執政及當時受遺
之臣同以親見策立今上事迹作爲金縢之書藏之禁
中又以其事之本末著之實録然後明正四凶之罪布
告天下除蔡確近以貶竄外所有章惇黄履邢恕欲乞
並行廢斥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所貴姦豪弭息它日無
患惟陛下取臣千慮之得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論曾肇知鄧州不當事

臣竊聞朝廷除曾肇知鄧州兼西京南路安撫使按肇資稟姦回趣向頗僻昨來蔡確謗訕君親天下臣民所共疾怒而肇倡為邪說惑亂衆聽以至押閤執政欺罔同列苟有可以救確者靡所不為上賴聖明得正刑典肇不自安遂乞外補陛下敦尚寬厚貸而不誅猶假從官出守近郡搢紳之論固已不平到潁半年遽易帥路非惟無以示好惡於天下亦恐氣燄凶暴小人寖長伏望聖慈審度事理收還新命以允公議取進止

論樞密院闕官事

右臣竊惟國朝以來初革五代之弊用宰相以主文事則建參知政事以為之貳命樞密使掌武備則設副使簽書以為之佐雖員數名品時或不同而文武二柄未嘗專付於一人也今安燾以母憂去職本兵之地惟有趙瞻竊聞又以私故見在式假方西戎納款南蠻入寇邊防兵畧正務講求差之毫釐遂失機會所繫至重恐不可全然闕官臣伏見英宗朝亦嘗命宰相韓琦兼權

樞密院事國史具載最爲近例若陛下慎擇人才未欲輕授伏乞且依故事命大臣兼領所貴緩急不誤大計

論畿内買草事

右臣伏見熙寧以前左右騏驥院及天駟收養等十坊監馬數蕃息每至冬月並還廐下芻秣之費極爲浩瀚常賦所入既不能給故於畿内十七縣市草五百萬束爲之體量和買蓋立法之意本令相度逐歲之豐凶而制抛降之多寡未嘗諸縣爲一定額也其後坊監併廢

國馬浸少拘文之吏因循不言前日畿邑之草依舊收買雖係災傷無敢放免而又不支見錢以布准折官定布直既已甚高及其估草則反太賤比之市價不能及半或遇水旱之災民間無草即每束止令輸錢又比折布往往倍費是於二稅及諸色差科之外加此一重無名之賦也臣聞諸縣帑庫甚有民間納到草錢推此言之足見坊監馬食有餘可以裁損欲望聖慈明勑主者今後每歲契勘國馬的確合用之草約常賦所入尚或

不足方許量加寛剩拋降委提點司體量逐縣之豐凶隨其分數依時和買若大段荒歉全無收穫即並與免放不使納錢庶幾民力稍寛均被聖澤

論時孝孫差除不當

臣伏見朝廷除時孝孫充梓州路轉運判官按孝孫資稟傾邪巧於仕進昔王安石曾布鄧綰變法之際曲意附會遂薦充司農寺屬官推行新法於河北吏民苦之視若鷹犬其後蔡確用事傾心交結又得御史臺主簿

及河正臣鞫瀘南之獄舉以自隨使正臣欺罔先朝肆行酷烈孝孫賛助其力居多獄決還朝擢使一道元祐之初罷諸路提舉官隨例得郡搢紳之議固已不平今正臣既行黜責而孝孫尚冐監司陟降頗殊公議未允伏望聖慈考其素履灼見姦狀追還新命以折羣枉取進止

論周種不當乞王安石配享事

右臣伏見鄆州教授周種上書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

神宗皇帝廟廷中外諠傳頗駭羣聽臣聞天聖中錢惟
演嘗請以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並配真宗廟室以
希帝意是時御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遂落平章事
罷歸本鎮臣竊謂惟演位兼將相言之未為太過而責
之如此之重者所以嚴宗廟也今種以疎遠微賤之臣
懷姦邪覬望之志陵蔑公議妄論典禮使安石功德茂
著實可從享在種之分猶不當言而況輔政累年曾無
善狀殘民蠹國流弊至今安可侑食清廟傳之萬世如

種狂僭豈宜輕貸伏望陛下以春秋之法誅其始意重行竄殛以明好惡

盡言集卷九

盡言集卷十

宋　劉安世　撰

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事

臣伏見尚書省吏額房看詳罷中書後省所條六曹寺監吏人額禄文字都事時忱於司勳所定酬賞之外别擬特旨違法推恩其事已具臺章臣不復論竊聞近降旨揮改從司勳元議而舞文之吏尚仍舊職事繫綱紀

須至論列檢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勅節文應三省人吏除歳終比較屬本省外其勞績合推恩依條送吏部勘當上尚書省次第施行今來司勲既已勘當各已指定酬賞而都司輒敢廢格旋擬特旨所得恩例四人獨優僥倖無憚莫甚於此且天下之事既有定法循常進熟即可奉行惟是重輕可否之間規矩繩墨之外非常之斷必歸人主是以進呈之日面取聖旨大臣於此猶不得專豈有胥徒乃可擅命冒昧公議欺罔執政違

法亂紀漸不可長伏望聖慈詳察事理據今謬賞之人除果無大過自來不為人所指目者並依司勳勘當推恩且令依舊外其時忱蘇安靜任永壽時惲四人姦惡如此不可復留欲乞並與合得官悉令外補庶幾稍破黨與不致亂政取進止

第二

臣近具劄子論列尚書省都事時忱等四人舞文亂法過冒厚賞乞行罷斥以破黨與竊聞時忱及任永壽已

令外補外時惲蘇安靜尚留公府物議未安須煩天聽臣竊謂有司遷進數吏恩澤厚薄固未足論然尚書省乃政本之地法度之所自出若容姦慝廢格條詔將何以訓迪在位表率四方臣詢採衆言考驗實狀惟此四人者招權用事蠹弊非一今去留相半無以示懲而又同罪異罰有害政體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檢會臣前奏事理特降㫖揮并蘇安靜時惲悉令斥逐庶懲巨猾以厲其餘稍存紀綱不累聖政取進止

第三

臣近嘗論奏尚書省都事時恍等違法冒賞乞行斥逐雖蒙朝廷節次罷免而考之輿論皆謂行之未盡公議尚欝臣不敢蔽輒具條析上取睿斷臣伏見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勑節文檢會吏部狀准都省送下任永壽等狀重别看詳六曹寺監吏人額禄文字了當今參酌欲任永壽候出職日循一資時恽候補充守當官日升四名蘇安静與減二年磨勘時恍與減一年磨勘用為酬

獎尚書省白劄子都司擬到時恍特減二年蘇安靜特與先次補轉都事任永壽選滿合注判司簿尉以封椿戶房合循兩資乞換授擬特換本等班行依舊祇應時惲擬升八名縁有勞績六次該升兩名累計十名擬免試先次特補守當官校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文今後應陳乞勞績各隨事大小施行不許併合就重陳乞臣看詳任永壽未合出官故吏部擬定俟出職日循一資今來兼用封樁戶房轉官酬獎換本等班行即

是併合就重其違法一也又敕節文人吏主行文書職事當然若事成於己猶不可論功況於他人豈可冒受其係專置局及東西府宿司行遣事畢即許量勞支賜臣看詳蘇安靜等所行吏額文字雖係置局蓋因藉門下中書後省已成之書覆行參校稍有損益既無絕異之効止合量加賜與而減年換官升名特補惟其所欲不顧條禁其違法二也又勑節文諸色人酬賞並由司勳勘覆以防弊濫惟三省人勞績重則轉官輕則支賜

自來不送司勲一面擬畫遂致隂廢正條漸增例優今後應三省人有勞績合推恩送吏部勘當上尚書省次第施行臣看詳任永壽等所乞酬賞元送吏部即合遵守敕文量其勞効等第支賜而乃以減年循資升名之類上尚書省至於都司則又棄而不用更擬特旨倍加優厚其違法者三也臣伏覩陛下即政之初深患三省姑息之弊又因臺諫論列遂詔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司郎官同裁定聞奏是時取會到治平以前及熈寜後

來條例參酌到合行裁損事件十有七條臣前所引元
祐元年十月十三日勅是也雖未能盡除蠹弊而近歲
僥倖之風亦稍革矣臣竊謂朝廷所以治天下者莫大
於典刑陛下既命大臣出造法度以授有司如已善已
具則上下官吏所以遵守奉行猶有未也則當條陳其
事建乞改正今前件詔敕並無衝改不識有司安敢廢
格其尤不可恕者都司於吏部所定之外別擬特旨假
人主非常之斷奉胥吏無厭之求此而不懲公道將廢

伏望聖慈審察事理應都司違法官吏並行黜罷吏部擬賞不當亦行責罰仍乞面諭大臣協心奉法無縱舞文之吏以干至公之政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四

臣近嘗論奏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乞賜黜罷今已累日未聞告揮臣竊惟尚書省乃政本之地而左右司所以副貳丞轄糾正省闥自行官制以來尤為高選非聰明守正不回之士孰宜居之乃者猾吏舞文妄干恩賞都

司明知三省人勞績不許併合就重陳乞而公違詔勅以任永壽時悍自列微勞遂於吏額房酬賞之外更用別房恩澤換授特補以厭羣小之欲考之輿論皆謂永壽輩雖憑恃城社僥倖茍得而可否之決法度存焉為都司者誠能狥公滅私則予奪之際必合物議惟其陰懷顧望奉法不謹是以典憲明具未嘗衡改而輒敢廢格別擬特旨以此論之姦吏之妄訴則法在都司之失職則法忘不有顯黜恐無以為天下曠官之戒伏望聖

慈檢會臣前奏事理早賜旨揮施行取進止

第五 此一章與朱光庭同言

臣等今早延和殿進對嘗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罪不可貸伏蒙面諭令臣等親至都堂理會者竊惟故事臺諫官登對畢自持劄子於中書呈納故可以與宰臣以下相見自垂簾聽政後來上殿臣僚止是封進劄子别無名目可至都堂是以未敢奉詔旨臣等竊謂朝廷所以為天下之本者以有法度也陛下設官分職内外錯

綜所以行法也又置臺諫之臣付以言責所以司察中外之亂法者也今都司狗舞文之吏蔑棄典刑則是曠官臣等見亂法之臣而不能正則是辜陛下之寄任方二聖臨御仰成大臣之日正是謹守法度維持綱紀之時而尚書省都司附下罔上廢格詔令若不按治恐無以表率四方惟望聖慈深察事理早賜罷斥以伸公議取進止

第六 留中

臣近已三次論列都司違法擬賞乞正其罪至今未蒙
指揮臣竊料陛下所以難於必行者豈非謂事連執政
恐傷大體是以聊屈衆論以安大臣之心乎臣雖甚愚
固已上體聖意然臣自叨諫列已踰二年前後奏章不
啻數百惟是明白的確爲衆人所知者方敢以聞此則
愚臣之所自信而陛下之所深察也乃者任永壽等妄
干賞典臣所以不論執政而劾都司者蓋還補人吏非
大臣事而尚書省白劄子明稱都司擬到則是事由有

司而起執政容或不知也惟是交結姦吏欺罔大臣蔽匿三省專圖僥倖國家恩賞是以兩省諫官御史全臺並皆論奏乞行按治而小人被劾遂非畏罪巧說執政引咎自歸意望聖慈容貸以免己責又大言於搢紳之間曰御史言杜常赴時怳之會而實未嘗有事皆誣捏朝廷已寢而不行矣臣竊謂杜常曾與不曾造時怳之門事跡曖昧言者得於風聞容有不審至於擬賞亂法則文案具在昭如日星三尺童子皆知其姦不待言而

後辨就如其說御史兼指杜常之私行雖或失實姑置之可也諫官之疏蓋專論都司之曠職附下罔上罪狀顯著豈可以御史一事之誤而并廢諫官可行之言乎近日小人見公議之屈抑鼓舞抃蹈屢有得色臣忝備言路義難緘默謹以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勅文并今來違法之事隨其偏亂折以正論合為一奏具之别幅敢冀陛下深賜省察出臣前後章付外施行臣亦不敢必望朝廷責降都司官吏但以此輩既任其職而不能

守陛下之法尚容居位何補於事若陛下粗以臣言為是即乞批降旨揮盡除外官或聖慮猶以為難則止令罰金上使兩宫不失禮遇大臣之恩次俾諫官御史稍舉職業下則罪人無所幸免而使羣小知朝廷有臣等振肅紀綱保守法度今後稍有畏憚臣不勝激切俟命之至取進止

又第六

臣近已三次論奏都司官吏等違法擬賞乞正其罪至

今未奉旨揮臣聞羣姦被劾頗有遂非之論竊恐邪說交亂公議須至條列以破其妄伏冀萬機之暇特賜詳覽或粗有義理即早乞聖斷施行取進止

一檢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文公府張置吏屬主行文書檢勘差緣乃其本職自非鉤見隱伏事涉有害豈可一一論功如編修看詳條例陳獻利害既如狀施行即不當無賞如此之類理當推恩勘會治平以前諸房亦有許點檢酬奬條例緣自熙寧後來之始用升

名之法初但歲終比較以為賞罰其後增累夸大各自陳述未嘗比勘對理以至輕重不等至有頓升五六名之例誠為過當契勘左右司見准朝旨修完人吏功過條例并已有元祐元年三月三十日條貫等三等以上勞績者許比較今申明三省人吏㸃檢外司勞績等並詳依舊施行其見修例冊如有輕重過當仍逐事參酌增損立為定例遵守施行

臣竊惟上條雖編修看詳條例有理當推恩之語緣下

文却有增累夸大頻升五六名之弊又云左右司見脩完人吏功過條例如有輕重過當仍逐事參酌增損聲說立為定例即是未有正法今來司勲拘泥理當推恩之文便將任永壽等定從優例臣以不見得左右司條到例冊雖據元條以熙寧後來升名之法指為過當已令裁損而司勲尚以時惲升四名蘇安静等各減年磨勘即是推恩已優與元初申請之意有不所合然而未至太甚臣是以止乞薄責

一檢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文檢會熙寧十年十月九日中書劄子應功過係兩事已上不得併入高等各隨事高下分為功過看詳上條所以約束不得併用者為逐事之中有不該收使等第故令逐事各理豈得併為一處顯是僥倖欲乞今後應陳乞勞績各隨事大小施行不許併合就重陳乞

臣竊惟上條既已指合定令後陳乞勞績各隨事大小施行不許併合就重即是已有定法後來自合遵守今

司勲以任永壽吏額房酬奬候出職日令循一資都司吏以封樁房恩例累併就高特换本等班行司勲以時惲候補充守當官日升四名都司吏以左選勞績併作十名先次特補守當官顯是蔑棄典刑附下罔上臣是以乞行罷黜

一檢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文人吏主行文書職事當然若事成於已猶不可論功況出他人豈當冒受如開修運河大理獄空首末行遣皆出他司又自六

曹勘當本曹止是經手行遣却等第支賜事屬無名今後似此之類並不與推恩其係專置局及東西府宿司行遣事畢即許量勞支賜

臣竊惟六曹寺監人吏額禄文字本係門下中書後省删修成書尚書省止是覆行參較稍有損益正合引用上條量行支賜而遂非者以謂此條止為本房人吏立法如工房行修河禮房行大禮事畢之日方合支賜臣以為不然何者六曹人吏若行本房公事自是職分當

然豈得更別置局如邊事大理河防轉補之類文字壅併期會敦迫又自有東西府宿司行遣之法今來尚書省既創立吏額房之名抽差別房手分主行文字顯是專置之局既已了畢止合支賜而減年換官升名特補惟其所欲臣是以論司勲所定尚為太優而都司所擬尤為亂法也

一檢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文尚書司勲掌賜勲定賞録用世勞定無法覆有法看詳官吏諸色人酬

賞並由司勲勘覆以防弊濫惟三省人重則轉官輕則支賜自來不送司勲勘覆却一面擬畫推恩遂致僥倖正條漸增優例欲乞應三省人除歲終比較屬本省外其有勞績合推恩依條送吏部勘當上尚書省次第施行

臣竊惟上條三省之吏應有酬賞所以必由有司者蓋欲稍抑僥倖之弊以存公道也今來任永壽等所乞賞典既送吏部雖司勲未有正條所擬差厚而參酌比附

猶爲有說尚書省自合依法次第施行而都司不憚無名吏擬特旨所得恩賞例皆增倍假人主非常之斷以足姦吏之欲輕侮朝綱陵蔑公議此臣所以願陛下必行之也

盡言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盡言集卷十一至三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何文垣

盡言集卷十一

宋 劉安世 撰

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事第七

臣近已累次奏論都司違法擬賞乞正其罪至今未蒙指揮臣所以上犯聖顔不忤執政數進狂瞽期於必行者非特區區於二三郎吏而所可深惜者陛下之良法也去歲臣以職事進對親奉德音以謂臣僚才得富貴

便須改節伏蒙訓飭使臣常如今日自後荐承恩擢遂長諫垣誓堅一心上副聖意今都司官吏廢法而不守挾私而罔上恃賴執政不畏彈劾公肆大言必保無患臣若愛身固位置而不論豈惟辜陛下拔擢之恩亦甚非愚臣平昔之志遂於前月十九日具都司違法之實并姦人遂非之論畫一條奏析以義理蹐蹐俟命今已半月豈陛下以謂既逐羣胥不必窮治故寢臣疏不付外廷乎臣雖至愚豈敢勸陛下為已甚之事蓋任永壽

等雖乞酬奬乃小人僥倖之常態未之深責為都司者茍有一人能執元祐詔書則必不至濫推恩賞惟其交結羣小輕侮朝綱蔑棄典刑憑恃城社則是罪在有司不可不治臣前奏所謂姦吏妄訴則法在都司失職則法亡者正為此耳若不稍加懲戒深恐小人之氣日益增長臺諫之風遂將陵夷臣亦何顔敢處言路况臣所乞止於贖金既非深文惟欲少正國體伏望陛下察臣至懇以前月十九日所進劄子批降旨揮施行

第八

臣近已累具論列都司等違法擬賞乞正其罪至今未
奉旨揮臣竊惟三省之吏久習姑息朋黨交結牢不可
破元祐之初司馬光秉政素疾其事亦會言者嘗有論
奏遂具建明乞加懲革尋奉詔旨專委給舍左右司同
共詳定疏為新令十有七條裁抑僥倖時稱良法後人
雖不能潤澤之猶當協力固守以存至公之道今敕文
具在並無衝改而都司陰附羣小輒敢廢格倡為邪說

文過飾非臣於前月十九日畫一劄子中盡破其妄且
公府設屬本以糾正省事若朋姦罔上蔑棄典刑既不
加罪又俾在職異日羣有司犯法亂紀不識何以詰之
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前後章䟽早賜施行取進
止

貼黄

臣聞中書舍人顏復道右司晁端彥之語曰裏面主張
甚緊必然無事臣竊謂陛下常以至公為心決無曲主

小人之理不識端彦安得此言盖有大臣漏泄德音故使此輩恃頼愈增氣燄伏望陛下察其姦狀出臣畫一之章庶使羣邪自知其罪不敢造播邪説以惑衆聽

權給事中封駮沈括除命

准中書省送到録黄九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沈括除朝散郎守光禄少卿分司南京許於外州軍任便居住者臣謹按括資禀姦邪貪冒榮寵因縁朋黨致位從官元豐末年出領延帥而邀功生事構起邉隙永樂

之禍辱國殃民先皇帝痛悼媿耻以至厭代忠義之士疾括若讐俾完要領已屈典憲豈可輙因赦宥復齒仕途此命一頒恐無以慰天下之望伏乞收還恩制特與量移所有録黄未敢行下謹具封還伏望聖慈特賜旨揮中書省别取旨施行

論沈括吳居厚等牽復不當

右臣等伏見朝廷近因明堂赦恩牽復左降官吏首及沈括吳居厚賈青呂孝廉王子京等臣燾臣安世櫂給

事中日己曾封駁或聞得旨令依前降旨揮行下兹事體大不容差失須至論列庶存公議臣等竊謂括以從官出師方面不能為朝廷綏懷中外而興起邉事徼幸寵禄及永樂陷沒兵民之死者以數萬計關陜瘡痍至今未復先皇帝雖舉責師之典而賜以不誅終緣傷憂遂棄羣臣括雖萬死尚有餘罪居厚等奉使一道未嘗宣布明天子之恵澤而爭為掊克以希進用使無辜之民困於暴令流離轉徙居不聊生天下疾之目為民賊

陛下初聽政事即令黜竄四方傳報皷舞相賀終身廢棄猶未塞責豈可援引常法更加録用議者以謂赦乃國之大事不可失信臣等竊以為不然先帝之廢沱括天下皆知其欲謝死事之臣民也陛下之貶居厚等天下皆知其欲戒誅剥之官吏也赦書止曰貶降官並與量移即無已量移者與叙用之文縱使有之而不行則是小信失於括等數人而全先帝與陛下仁愛元元之大信於天下二者輕重固不侔矣更望聖慈深察事體

收還誤恩允答輿議此二章與梁燾同言

第二

臣等伏見近日除洮括吳居厚賈青呂孝廉王子京差遣不合公議門下省已行封駁竊謂朝廷必以大禮之後過惡例隨湔滌臣等以謂不然括首議再興邊事喪師辱國為先帝遺恨罪不容誅而得全首領無復可以推恩居厚欺君害民誅求暴虐掠為己功歸怨於上罪當放斥而得列搢紳無復可以推恩矣青與孝廉子京

苛刻聚斂流毒一方附會誕慢廢失使指重譴遠貶才當其罪如此數人者蹈犯凶桀出於文墨既不可以常法治之亦不可以常赦寛之也若使僥倖復起夤緣再用則羣小振奮躡踵求伸甚非朝廷之福生靈之幸也長姦之漸所宜杜絶伏望聖慈面飭大臣諸不以法治而貶降者不得以赦議如天度兼容未忍盡棄即於爲惡之間略加殊別特移青等一内地監當括與居厚且令依舊庶協大公以懲羣枉取進止

論臺諫官章疏乞內中置籍

臣嘗觀唐李絳之對憲宗以謂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以日月之照雷霆之威小臣晝夜思度本欲陳諫十事至時已除五六逮於緘封上進又削其半得上達者蓋無二三以此推之則人臣之所以獻於天子之前者莫非精思熟慮而自以為不易之言也雖人之才智遠近小大之不齊而其所論未必皆至於盡善要在君相推至公之心擇所長而行之則天下無遺策矣今二聖臨

御委任大臣方此之時尤宜開廣言路以防壅塞臣愚欲望陛下深鑒前古之獘務通天下之情應臺諫官有所論奏別於内中置籍先録事目然後付外若三省聚議以謂可行即於章疏之後具已施行次第繳奏或議論少理決有難從者亦具不可行之狀封進以聞伏乞陛下更加參酌苟執政與奪已得允當並俟注籍訖却以真本降付三省或宸衷以為不然即大臣奏事之際更可面加詢訪所貴忠言讜議盡關聖覽取捨至公為

後世法取進止

再奏

右臣前月十二日上殿曽具劄子乞以臺諫官章疏內中置籍先録事目然後付執政衆議批鑿可否訖並具繳奏候注籍畢却以真本降付三省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慮陛下以謂關防稍嚴恐傷輔弼之意不欲示外所以留中然臣之言蓋為朝廷立萬世之法非苟以區區之小數而勸陛下之疑人臣也今天下之奏付尚書省

者必復送中書中書具如何措置擬定以聞及其得旨送尚書省令施行者必再送門下省覆奏然後行下蓋朝廷綱紀互相檢制非皆為疑執政而設也然則臣乞以臺諫之言令三省擬奏可否何以異此臣固不敢以迂濶難行之事要君取名止貴採擇之際至公至慎不以人廢言而已伏望聖慈察臣惓惓之誠欲廣聰明之助早以臣奏付外施行

論役法之弊

右臣伏見朝廷欲變役法今將四年選官置局講求利病天下之議悉使折衷而承詔立法之意惟以仁民愛物為務謂嘉祐差役之制已便矣然當時嘗見其害者今則損而去之元豐約束之制民以為利者今則取而益之至於風俗之殊尚南北之異宜本諸人情裁以國論隨方立條罔不具備而又申以明詔諭旨郡縣若施行之際或窒礙而未通節文之間或疏略而未盡更俾建明為之增損有以見陛下至仁至厚重慎民事之深

意也新書之下輿情慰悅中外帖息初無間言而姦邪之人内懐顧望造播横議必欲沮毁遂致一二小臣敢執偏見妄進邪說欲罷差役依舊雇募當職官吏不能為朝廷固守法度而依違遷就屢有變更天下人情莫不疑惑此最當今之大患也臣聞自古取民之道止於粟帛與民力而已三者皆生之無窮取之不竭故堯舜三代已來莫之能廢議者以謂不役其身止令輸錢則公私兩便而可以久行臣請有以折之國家泉貨經費

所資設官皷鑄歲有定額民或盜為罪至論死今棄其易出之力而責其難致之錢固已非理又使上户止納數千則優游卒歲日益兼并下户自来無役者例使加賦日朘月削寖以窮困損九分之貧民以益一分之上户輕重倒置孰甚於此臣竊謂以一家一歲觀之則輸錢若省而易給以終身累世計之則所出不貲而難供今聚歛之臣惟欲誅剥生民不為天下久長之慮其可信哉議者又謂人户輪差不及三番誠恐役次太重臣

亦有以折之且治平之前天下户口一千二百七十餘萬而舊法役人五十三萬六千餘人元豐之後户口一千八百三十五萬九千有奇較之治平已增五百六十餘萬而新定役人止於四十二萬九千餘人比之舊法却减十萬七千之額謂之輪差不足亦已過矣然而天下州縣或有運值凶歲人户流移番次不足之處則在有司通融補助必不可以小節而廢大法也臣伏觀國家受命以来百有餘年差役之法已更六聖隨時損益

既皆中理考覈已試之效固可行之不疑而累年於茲尚容移奪臣竊謂知法之未良改之不可不速如法之已善守之不可不固今差法已善陛下正當信而守之執政大臣尤宜協心體國拒塞邪說而乃縱使姦慝倡為異論動揺人情惑亂天下故議者謂今日紛綸之患不在於無知之庶民而特在於挾邪之士大夫也臣聞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願陛下特奮乾剛力主差役深詔執政固守初議毋

使輕狥浮言妄有變易庶幾祖宗之成法不為姦人之所奪天下幸甚

貼黃

勘會自行差役後來臣僚執一偏之見妄有申請衝改過事目不少其間甚有踈略牴牾反為民害者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下戶部令畫一條析聞奏再委執政聚議除利害的確須合更張及一州一路自有所宜不可通用外其應緣邪說遷就變動去處並乞却令依舊施行

所貴法度純一天下不惑

論堂除之弊

臣聞非至簡不足以待天下之繁非至靜不足以制天下之動故荀卿有言曰論一相以兼率之人主之職也又曰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歲中奏其成功以効於君推此言之則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以次選掄不容虛授是以任隆而所擇愈簡擇簡而所得愈精此堯舜三代之君所以垂衣拱手不煩

事詔而天下晏然以治者用此道也秦漢以来官失其守居宰相之位者或不知其任在庶長之列者或不守其官因循至今流弊日積臣請為陛下詳言之昔魏晉以来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故晉之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員品往往啟授迨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黄散已下皆得自用廓猶以為薄己遂不之官唐制五品以上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者則以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則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盡聞無所可否謂之旨授開

元中吏部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
立於選曹其後宰臣專朝舊典失序故陸贄抗論以謂
捨朝僉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
不出於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此乃唐之弊風不可不
革也臣伏見近來堂除差遣多取吏部之闕不問職事
之輕重才品之優劣為人擇官殊失大體如承議郎王
績堂除管勾左廂公事承奉郎劉敦夫堂除權河南知
録若此之類名品至卑吏部選差固不乏使何煩廊廟

一一揀求臣恐三省之事日益紛紜執政大臣汩於細務則朝廷安危之至計禮樂教化之大原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將何暇以及之矣然則豈所以稱陛下圖任老成委注輔弼之意哉伏望聖慈明敕三省别議立法令後除兩制臺省之官寺監長二以上并諸路監司瀕河並邊郡守之類所繫稍重者令依舊堂除外其餘一切歸之吏部所貴執政事簡得以留心於遠業而選部不至失職漸復舊制取進止

再奏

右臣前月十二日上殿曾具劄子論列堂除之弊乞照三省別議立法近日雖降旨揮以在京寺監主簿等數十處送下吏部而外路知州等闕尚未盡還臣竊謂朝廷之上宜選大吏其餘小者盡可付之有司今堂除之人日益加多差除不行其勢必取於吏部吏部之闕日益加少則孤寒之士所得愈艱羈旅留滯動踰歲月此最更張之所宜先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睿旨稍謹堂

除之選仍以元豐八年後来取過外路知州等闕擇其地望之重者依舊朝廷差除外其餘付之有司如此則堂中占闕既已不多吏部差注得行必無淹滯伏望聖慈詳酌早賜施行

論乞更張常平之弊此一章與右諫議大夫朱光庭同言

臣等聞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蓋先王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通之則可以有十年之備故堯湯之水旱

至於累歲而無捐瘠之民者用此道也三代而下井田廢缺利民之法無善於常平由漢迄今莫能變易惟自近世有名無實凡所以養民之具月計不足何暇議三年之畜哉是以歲或不登民輒菜色强者轉而為盜賊弱者不免於餓殍保民之術如此亦已疏矣臣等竊謂自罷青苗錢後来天下州縣皆有積緍朝廷雖更立常平之制條目甚詳而上下因循未嘗留意既無統屬以糾其乖繆又無賞罰以為之勸沮加之轉運司苟紓目

前之急多端借貸日朘月削殊無償足之期非有懲革
將不勝弊臣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取今日以前應干常
平敕令嚴責近限專委户部删為一書付之有司悉俾
遵守仍先行旨揮將天下見在常平錢乘今秋豐稔之
時令五路糴粟一色其餘路分並相度逐處可以久留
斛斗廣行收糴仍以本司錢修蓋合用倉廪將一路所
有錢衮同應副一路之中不得偏聚一州一州之境不
得偏聚一縣各隨户口之多寡以置糴入之大數每遇

凶歉依法出糶糴糶之法常以市價增減如此則官本常存而物價不能翔踴或遇旱乾水溢之災則民有所濟不至流散朝廷之恵澤可繼而無乏絶之患相因日久漸致九年之蓄太平之策莫大於此惟陛下推至誠惻怛之意明詔執政協力施行所有官吏殿最亦乞參酌修定將来頒降之後或有違犯州縣委監司監司令户部御史臺覺察奏劾庶使二聖邮民之仁心不為徒善之政傳之萬世天下幸甚取進止

彈奏范純仁王存事

右臣竊惟丞相者人君之腹心所與共承宗廟燮理陰陽典領百僚協和萬國人臣之職莫或重焉惟是道德修明器識宏遠正身率下憂國如家任賢使能彰善癉惡同心協力庶幾有成茍非其人必敗國事臣謹按右僕射范純仁憑藉門閥素無他長矯情飾詐善取名譽久在閒局衆以為賢陛下擢於冗散之間不踰三年任以宰輔謂宜極盡智力上報大恩而位過其才名浮於實

畧無經國之志惟有朋姦之心輕肆於行列之中猖狂於論議之際廣引私黨變亂舊章護短遂非附下罔上皆有實迹播在衆言以臣觀之猶未足論惟是日近營救蔡確之事最為公議之所不容輒具彈文仰祈睿斷乃者確在安陸作詩訕上悖逆不道天下共疾純仁備位次相固宜以君親為念而顯助姦慝極力救觧每對賓客語及確事則惻怛嚬蹙憫其非辜至論處厚則攘臂切齒謂長告訐教導汝礪使之上疏及見不肯草制

則與王存再三嘆賞以謂天下乃有此人又聞進對之次屢有貢貸之請宰相如此朝廷何頼馬臣竊謂純仁自為樞密之日因司馬光久在病告遂以國用不足為說上惑聖聰申明常平舊敕巧言附會却令州縣於存留一半錢斛之外依舊散青苗息錢天下之人莫不疑惑光聞其事力疾入見以死爭之又於上前親自稟奏云不知是何姦邪之人勸陛下復為此事純仁汗顏畏縮不敢仰視尋得聖旨盡令寢罷光謂臣曰純仁自為

執政言行反覆陰懷顧望止為全身之謀以名取人其弊至於如此已上皆光之語臣不敢有一字增損陛下試用以觀純仁則其秉心不一事上不忠取悅大姦徼幸異日懷奸迷國亦已久矣誠不足以敦厚風俗宣明教化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伏望陛下考詳典憲早行罷黜使邪正辨别朝廷清明天下幸甚

第二

右臣嘗劾奏宰臣范純仁秉心不一事上不忠營救蔡

確儌倖異日乞行罷免未蒙施行臣聞自吳處厚繳奏確詩後來純仁與王存互持異論不欲明正典刑以至三省進呈之際呂大防等已退惟二人者獨於簾前密為申理若純仁等所陳果是公議自當對衆顯言無可諱者惟其内蓄姦意旁畏同列是以輒取留身陰進邪說雖聖明在上斷之不疑而中外人情惡其姦妄詢考朝市不謀而同臣竊謂確之罪惡天下之所共疾使純仁等不知事理之重輕冒昧公議奮力救鮮則可以謂

之愚矣知其不可救而救之則志在於姦矣用愚夫為執政固已不可況使姦人處腹心之地乎伏望聖慈為宗社之大計以臣前奏降付外廷罷純仁宰相之職免存丞轄之任使是非邪正不至殽亂天下幸甚

貼黄

臣聞言路亦有純仁親黨竊恐妄託義理以謂元惡既去餘可勿治此等議論臣願陛下切勿過聽昔司馬光既為宰相亦嘗逐姦惡之太甚者止為不能去其根本

故使確輩敢至於此今純仁及存居輔弼之地陰懷二心若不罷免弊將甚於前日惟聖心先定去邪勿疑不勝惓惓之望

第三

右臣近再狀劾奏右僕射范純仁尚書左丞王存陰持兩端營救蔡確乞行罷免未蒙施行臣竊謂人主之於大臣義均一體雖議論取捨小或不同而要其大致必主於善使確平日操履衆以為賢偶有一眚不足以掩

其大德如是而純仁等救之可也或謗起於是非疑似之間或事出於茫昧難明之際不加考驗遽寘深文如是而純仁等救之可也今確之姦邪罪惡天下所知怨謗君親情理切害事迹明著按覆有實凡戴天履地者莫不共疾而同棄之陛下特示優容俾全要領已出天地父母再生之賜而純仁等冒昧公議猶為救解操心頗僻處事顛倒謂主於善其可信乎誠不足以謀王體而斷國論運樞極而重朝廷伏望聖慈考察僉言審詳

事理以臣兩奏付之外廷誅其姦意並鮮機務使天下曉然識邪正之道實在此舉惟陛下斷之不疑豈勝幸甚

第四

右臣近已三次劾奏右僕射范純仁尚書左丞王存陰持兩端營救蔡確乞行罷免未奉旨揮臣所以屢進瞽言上煩天聽者非敢固執偏見生事近名特以二聖臨御仰成輔弼惟是同心同德之人乃可委以政事今純

仁者忘君親之大義畏姦豪於異日有附下罔上之意無體國狥公之心不乘此時收還印綬則朋姦之衆又將倚之以復興是蔡確之害尚在朝廷此臣所以汲汲彈擊至於再三而不能已也臣聞去草者當絶其本養虎者自遺其患一失機會後將難圖伏望陛下特奮乾剛博考公議以臣累奏付之外廷正純仁等不忠之罪亟令罷黜使履正奉公者有以堅其志背道妄行者不能長其惡天下幸甚

薦傅堯俞蘇頌可任大事此與梁燾同奏

傅堯俞素有德行衆人推服凝重有守得大臣體仁祖英宗朝嘗歷臺諫有正直之譽

蘇頌學問該博練達典故神宗朝任知制誥以不草姦人李定為御史詞落職歸班遂有重名

右臣等今月八日延和殿面奉聖旨令具可用臣僚姓名進入者臣竊謂朝廷大除拜自合出於人主之意左右大臣亦不當預固非臣等所可輕議陛下特示至誠

曲降清問欲採外庭公議上稗宸斷臣等不敢堅避僭

易之罪輒以名聞伏望聖慈更賜詢考

盡言集卷十一